專題對話

從宇宙情懷到終極之愛

——關於詩與哲學的對話

■ 林翼勳
香港樹仁大學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摘　要：在香港樹仁大學任教的林翼勳博士，除了教學以外，長期以來創作了大量詩詞。本刊總編輯梁燕城博士在同林翼勳博士對話中，圍繞詩詞的創作，展開了有關詩詞同哲學、人生、信仰、宗教的討論。林翼勳博士表明，他是儒釋道都有一點，但最終極的還是來源宗教的愛的思想，是他認定的最高的創造的主。在詩的表達過程中，感到是沒有自我限制的，因為上帝的啟發的源頭很廣很大。就像文心雕龍，講的就是神思，沒有限制。梁燕城博士認為林翼勳博士的詩表達的不但是哲學思想，而且還有神學思想，詩歌裏經常表達一種宇宙的情懷，這也是基督教通過中國文化進行表達的一個途徑。

關鍵詞：詩詞，哲學，中國文化，宇宙情懷。

在希臘哲學裏，例如柏拉圖，他認為詩人是消極無意義的，在他的理想國裏是要把詩人趕跑的，因為他認為詩人是不理性的，而哲學家才是最高雅的，因為哲學是理性的。

從唐吉訶德的理想論詩的意義

□：這次對話是討論詩與哲學。林翼勳教授，我和你都是香港土生土長，又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畢業後各奔東西，二十多年後再遇見，你竟然已成為詩人，師承中文大師饒宗頤與常宗豪，至今寫了兩千多首傳統古典詩，也出版博士論文論蘇東波詩學，是一巨著。今日全國古典詩人已寥寥可數，在香港這文化沙漠更是鳳毛麟角。

今天我們探討一下詩及其與哲學的關係。在希臘哲學裏，例如柏拉圖，他認為詩人是消極無意義的，在他的理想國裏是要把詩人趕跑的，因為他認為詩人是不理性的，而哲學家才是最高雅的，因為哲學是理性的。我想起唐吉訶德的故事，後來在二十世紀改編成著名的歌劇《來自那曼則的人——唐吉訶德》（Man of La Mancha），故事描寫《唐吉訶德》的作者塞曼提斯，他是一位詩人，他向人講述唐吉訶德的故事，指出唐吉訶德是為理想而堅持奮鬥的人，但有人批評他認為詩人是瘋狂的，他們只講理想，而不正視生命的現實(life as it is)。塞曼提斯就反駁，什麼叫現實？現實是一個痛苦而可怕的世界，沒有真正偉大的東西。他做過軍人，也做過奴隸，見軍人同袍在戰場戰死之前，充滿迷惘，沒有發出勇敢的最後遺言，只是惘然不明白為何要死，為何要生，所謂現實，是毫無意義的。而真正的瘋狂，正是只知現實(life as it is)，不去追求生命應該有的理想(life as it should be)，劇中的塞曼提斯通過唐吉訶德的故事，表明人生不能只陷於現實，而須找尋理想。劇中的唐吉訶德唱了一首歌，叫「不可能的夢」(The Impossible dream)，內容是「要做一個不可

海德格爾他們去掉過去以邏輯為本的哲學，要找尋原本的人性的純真，而詩就是能代表人生基本的純真。就這一點來說，中國的道家也基本是重視人的純真，特別是像嬰孩那樣的生命的單純性。

能的夢，要打一些打不敗的敵人，要為正義和真理永遠前進」。然後，關於詩的討論到後期，到現代，慢慢否定過去西方以理性和邏輯為主的哲學，慢慢變成講「詩就是人存在的基本純真」，海德格爾他們就是走這樣的路的，去掉過去以邏輯為本的哲學，要找尋原本的人性的純真，而詩就是能代表人生基本的純真。就這一點來說，中國的道家也基本是重視人的純真，特別是像嬰孩那樣的生命的單純性。很想聽聽你們的理解。

■：中國歷史上詩人其實是不受重視的。最早的詩經中，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那個時候還是以學術為重的。有一點我認為很重要的，就是詩言志，表明心裏想到的，這是一個中國的傳統。但後來一般是文人視作「餘事」，所謂「餘事作詩人」只有閒暇的時候來做，相對於「經國之大業」而言，表達個人的心意，是次要的。他們的大事是寫古文，古文才是他們的正論。

人存在本性與意境體會

□：詩是把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抒發出來，根據海德格爾講，詩基本上是把人存在的原本性表達出來，因為人的存在性不是靠理性來講清楚的，人本身是有情志為本的，詩才能表述人存在的本性。所以亞里士多德當年也說詩可以補足大自然的不足，因為大自然是用理性來理解的，但還有另外一個世界不能只是自然的宇宙的東西，那就是人的心靈世界，這可以通過詩來表達。

在中國說詩言志，這個志大概就是情志，詩跟情是有關係的，而詩把情感流露出來的話，情志是很難理性地說明。從人的情志抒發過程，須用詩來表達，也包括用最好的語言來表達。此中很重要的，就是詩能把某一種「意」或「意境」表達出來。這就涉及文學上的「意境」問題。「意境」是心靈對所見事物，產生融化冥合的體會。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記中」曾用「萬化冥合」一詞，是指心靈與天地萬物的感應，產生物我界限消解體會，這是一種美學的體會。當這美學經驗轉化為情志表達，就寫成詩。

■：「意境」就是要將自己心中所思考的東西傳給大家，詩有喻言，如果你能找到貼切的比喻，好像畫家的一幅畫，有人看得很具體，如果能引起觀者共鳴，那麼就有了「意境」。「意境」其實許多時候要靠看的人的內心和他的共鳴接觸去發掘。如果講得比較玄一點，是人和心裏面共同存在的，而詩人有這種能力把這種內心的東西發掘出來，如果表達得具體和生動，那麼就是一首好詩。

□：你自己寫詩經驗是如何的？

■：其實你要對周圍的事物有一種興趣，有一種喜愛，結果你就會想去表達它，你對人是這樣，對事也是這樣。我去年到加拿大去，見了七十多位朋友，見每個人都寫一首詩送給他，雖然寫得很快，其實很淺白，但卻覺得跟他們在生命上或感情上可以有一種交流。有時去旅行，碰到名山勝水，就會從內心自然流發出來詩性，我們叫「興發」或者叫意性，聯想起來就有了詩。有時去了，甚麼也沒有感受到，就不會有詩。

□：我看到你好像到星巴克，就是飲一杯咖啡也有「興發」，那首詩很不錯，真是把星巴克帶來的一種心中的景象描寫出來，比如說「持杯在手話題長，或獨坐瀏覽閒篇，店外日頭倍可愛，嘆茶一並浴陽光」。說實在，我還沒看過有人寫詩寫過星巴克的，不知是你當時立即有靈感的意境馬上寫的，還是積蓄下來而回到家裏才寫的？

■：雖然是回家後寫的，但當時的印象確實是留在腦子裏很深刻。在香港，馬路是很吵雜的，空氣也不好。然而，我看外國地方寬敞整潔，人的習性亦較沉靜，林蔭夾道，陽光下清風習習，他們的心境是很寧靜的，在這種很舒暢的背景下，才能表達出沐浴於陽光下看書的

詩言志是一個中國的傳統。但後來一般是文人視作「餘事」，所謂「餘事作詩人」只有閒暇的時候來做，相對於「經國之大業」而言，表達個人的心意，是次要的。他們的大事是寫古文，古文才是他們的正論。

愉悅享受。

□：這就是一種意境，看到一種境的時候，你的意就跟它聯合起來，就出來了星巴克的意境。還有你寫的關於蒼鷹的詩，「兀傲輕世態，冷峻出容顏。瞻視萬千里，騰飛一瞬間」（《松月集》·〈鷹〉頁一二一）。這種靈感是如何來的？

■：其實之前我就對鷹有一種印象，美國的國徽就是一隻鷹，給人一種銳傲的面貌。我也讀過杜甫的詩，「側目似愁胡」，一升騰就「毛血灑平蕪」，不是一般的鳥，而是特有的英雄氣概，再結合平常看到的，在空曠的天空中就會感到靈感來了。我去過美國華盛頓州，看到了他們的一些介紹，再看了一些資料，內涵很豐富，這些都是寫詩的靈感。

□：也就是說，你心中有一種境，有思想湧現的時候，然後就用文字把它表達。用文字表達同詩歌的格律結合，這也是一個很奇妙的過程。

「意」與「物」摶成詩

■：一般來說，最主要的首先是要有「意」，心中的「意」跟外在的「物」有了接觸，然後就湧起一種想要表現它的衝動。這樣，如果再把以前所讀到過或知道的情景，把它們摶合（攪和）起來。就像把水、咖啡、牛奶、糖等加在一起攪和就成了咖啡，不攪和的話，水還是水，牛奶還是牛奶，糖還是糖，不會變成我們喝的可口濃郁咖啡。

□：這不能通過邏輯思維來產生的，只能融合，把你自己所看到的世界，或者你想像的某一種情況，然後加上你人生的某一種領悟，都融合在一起，把水、咖啡、牛奶、糖等加在一起，那時，詩就出來了。這就是文學的意境。王國維「人間詞話」引辛棄疾有一句「獨自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應該是年輕時候，很孤獨地要面對前頭還有很多路，到了中年，則「為伊消得人憔悴」，但不會後悔。最後到老了，「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在那燈光不是很亮的地方找到你要找的人。從意到境的過程，剛才你談得很精彩，但是這容易不容易？一個人有語言，文字功夫，有感受，又能發揮出來，便能寫出詩嗎？實在也不是很容易的。

林教授能寫出那麼多的詩，是因為人生修養功夫達到了某種體悟的時候，詩的內容就出來了。那麼，作為一詩人，你是如

何寫出詩的呢？

■：首先是要做扎實功夫。我想第一位給我做詩的啟發是饒宗頤教授，我剛進中文大學的時候就聞其大名，他為四年級藝術系的學生開一門課，我雖然是一年級生也去修讀，感到非常有興趣。饒宗頤教授很博學，他的講義就是一張畫，或拿一幅字，講出中國文學與藝術的關係，題字，落款，書畫家蓋印的位置，都講得很精彩。講完課程，他就讓每一位學生寫一首詩作為功課交給他。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寫，結果只有兩位學生交了功課：一位是二年級的，另一就是我這一年級的。饒宗頤教授很開心，說一年級的也交了，就稱讚了幾句，這就引發我繼續做詩了。後來，碰到陳蕾士教授，是饒宗頤教授的同鄉，陳教授的住房就在中文大學旁邊。其實，我畢業之前就拜訪過他，他有很重的潮州口音，我也用潮州話同他交流，他很開心，讓我經常去喝茶，於是我每一星期都去，請他教我寫詩，他非常熱心。他說，你一定要有「意」才能寫詩，這是寫詩的最起碼要求，是首要的條件。如果要寫古典詩歌，一定要合平仄，要押韻，所以，有時我的詩給他批改，都給他打了回來，說不合平仄或不押韻，就不是詩！他對我的要求是很嚴格的。有時為了一個字，他會讓我改一整天才能通過。他教我主要有兩點，一個是多寫，一個是多看書，多讀詩。於是，我養成了看到甚麼或想到甚麼就會有寫作的念頭。

□：你和恩師饒宗頤教授相交的經驗，使我想起自己的恩師唐君毅，我也是中學時已拜訪大教授求問人生意義及中國前途，老師和我深談是一種身教。如今我才明白你能在今浮薄之世，仍能入世而又出世，寫出如此多詩，原來是大師的身教栽培。我很想知道，你論詩意的「意」是如何建立的？因為你所學的無論是格律或其它方面的詩學基礎，但一定要有生發自本人的詩意才能形成寫詩的第一步。

從「意」到「靈感」

■：這就像陳教授所講的，一定要有「意」才能想要做詩，只有「意」才能使人有一種想要表現對象的動力，從眼前所看到的你想要寫的東西，會聯想到其它可以表現出來的比喻等，賦、比、興就是詩詞創作的三個主要手法，如何描寫才能將它的真正形貌表現出來。但有時候形貌一定要再加一點，讓形貌能往上提升，一種詩意的意義，這就比較難，這大概就需有點學問的功夫。當然，光是學問淵博也不行，可能還需要打通一個關，就像外國所說的詩神——繆思附體，剛好就有一種靈感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讀很多書和資料也不一定有用的。講得好聽一些，就是性靈在那兒閃爍，你要捕捉下來放進詩裏。否則，詩就是死板板的幾句話。

□：問題是，靈感如何而來？可以說是非常直覺的，是一種奧秘，不一定是理性的。理性的可以讀很多書，有很多學問，但直覺是在從生命的純真裏面出來，這就非常珍貴。

■：其實，當年孫廣海教授的太太和我是碩士班的同學，我招待她和大家在家裏吃飯後，她隨手拿了掛在牆上的古箏，擺在桌上，作彈奏狀，但神態很安逸。我就寫了一首詩。那首詩常宗豪教授非常欣賞，因為她是設計師，與琴有關，當然琴和箏不同，但她那種安逸、端莊很少見，我寫了四句：「斗室淨塵氛，揮絃出水雲，鏗然音響歇，端坐見湘君」。這種詩，我後來再也寫不出那樣的詩句了。那時就剛剛扣上了。根據〈論語．先進〉記載，孔子著學生各言其志，當問及曾點時，他正在彈琴，漸至尾聲「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曾點聽見老師叫喚，便將所彈之曲收束，「鏗爾」指終結聲，然後離琴桌站立。此詩則借用故事，卜謂彈者曲終仍端坐，當聽者尚沉醉於瀟湘水雲之境，久之始覺聲沉嚮寂，而眼前竟見湘水之神端端正正地坐著！其實，她是不懂彈琴的，就是那副神態，那種意境，那種形象就像瀟湘水雲蒸騰，湘君在凌波微步，才可以聯繫起來。就在那一剎那。所以，你不瞭解一些琴的文化、古箏的知識也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裏面有一條線把它連起來，也是很關鍵的。

靈感如何而來？可以說是非常直覺的，是一種奧秘，不一定是理性的。理性的可以讀很多書，有很多學問，但直覺是在從生命的純真裏面出來，這就非常珍貴。

其實以前有很多文化名人都會利用餘暇寫詩的，也是一種生活調劑。常宗豪教授跟李鴻烈先生，還有劉紹進老師，他們是師公陳湛銓教授的得意門生，稱作三劍俠，他們三位寫詩最多。（林注：「雨潤琴書初識君，重逢監考雨紛紛。前身究是湘君否？到處林風帶水雲」，見林翼勳博士《揖梅齋詩稿》·〈贈鄭凱倫女史〉頁一〇，以湘君為喻，或有助於產生詩之理解也）。

首句道出與鄭女史最初相識的時候，是個下雨天。此處以（古）琴與書籍作襯，可見大家都是讀書人，有共同的愛好，令人讀來覺得親切些，用「潤」因雨小，圖書與古琴都得到滋潤。第二句寫再見面時，兩人都是以科主任身分被派出作公開試監考員，又碰上雨天！這次用「紛紛」雨又下得大些密些了。由於兩次見面都是下雨，不禁於詩之下半帶出疑問：女史的前身是不是湘水之神呢？為甚麼她所到之處，總是有雲雨陪伴？本來，下雨是煩惱的事，尤其當驟雨把人淋成落湯雞，更是狼狽。然而詩卻作浪漫的想像。說到水神，立刻使人想起曹植的《洛神賦》，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所描繪：「翩若驚鴻」、「灼若芙蓉出淥波」、「或戲清流，或翔神渚」、「陵波微步」（《洛神賦》）；「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沅有芷兮澧有蘭」（《湘君》）；「使湨雨兮灑塵」、「乘清氣兮御陰陽」（《湘夫人》）。在此我們讓想像馳騁，去體認水神之美麗、高貴動人，出巡時有大雨為洗塵，芝蘭泛香，玉佩陸離，透過美之聯想與感受，自然而然地引發出詩中那種欣賞之情，亦蘊含了對人的讚美。那麼，與如此人物相遇相處，更是何等快樂賞心的事啊！

順便要一提的，就是歷來對湘君、湘夫人有不同傳說。劉向《列女傳》說大舜南巡，死於蒼梧，兩妃（堯之女娥皇、女英）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後且有傳說二女悲帝死，泣下而淚竹成斑，稱斑竹或湘妃竹。漢人王逸注楚辭，以為湘君為水神，湘夫人則舜之二妃。後秦博士或以娥皇為湘君，女英為湘夫人。

至於《山海經》則記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晉人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女為其夫人，而認為二女乃是天帝之女。

宋人洪興祖《楚辭補注》則認為堯之長女娥皇，為舜之正妃，故曰（湘）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湘）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而稱女英為帝子。

自清降及現代，王夫之認為《山海經》所言洞庭之山，乃在吳（即今江蘇）太湖中山，卻不是巴陵之南湖（此即范仲淹《岳陽樓記》所言「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之洞庭湖。由於此湖甚大，地在其北者稱湖北省，湖之南則稱湖南省）。故此，王氏以為湘君為湘水之神，而夫人其配也。今人承此說，以湘君為男性水神，湘夫人則其配偶作「山川之神」。

無論如何，文學作品往往訴諸感情以抒懷，不必斤斤計較於歷史考證，或男或女，非詩作重心所在，而以表露欽慕欣悅之情為主也，何況言「前身」，亦泛以言之，道出神之美態美感以作文學之欣賞，斯可矣。

意境是超越自我的體悟

□：人有一種超越自我的體驗，如見夕陽西下，深廣星空或滄海無際，或見名畫，雋雕的視覺美感，或聞弦歌妙音的聽覺美感，或讀詩文辭章的玄思美感，這種體會與實用毫無關係，為超越自我的體驗，為心靈反省自然之美或人為藝術品時的一種釋放和自由體會。中國道家致虛守靜的修養，達致人性本來純真的呈現，而有飄逸逍遙的美學性感悟，這就是「意境」。「意境」深入一步則參透宇宙人生深廣奧秘性，而接觸人與宇宙的純真。我覺得你生命常呈現一種純真，故能常有美學的感悟。你的一句「鏗然音響歇，端坐見湘君」，又「到處林風帶水雲」就極有意境。你寫了多少詩？

■：我現在寫了大概兩千五百首詩左右，有些是寫給朋友的，他們會認為很深奧，其實是很普通的詩，包括沒有見過面的朋友。例

文學作品往往訴諸感情以抒懷，不必斤斤計較於歷史考證，或男或女，非詩作重心所在，而以表露欽慕欣悅之情為主也，何況言「前身」，亦泛以言之，道出神之美態美感以作文學之欣賞，斯可矣。

詩這種東西，不會因為影響多就多影響，影響少就少，有時在表達的時候會靈光一閃，而這種靈感就是來自聖經教訓的，在這種情況下，所謂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可以「左右逢源」了。

如那時我的同事黃燕琴，當時，我們學校分兩地，她在那邊當聯誼會主席，打電話來，說有一位同事要走，讓我寫一首詩，我沒見過她，看了一些她提供的資料就寫成了一首詩。那時，每一位同事要走，我都寫一首詩送行。這也是一個任務。

當時我們都喜歡安靜，常宗豪教授在中大授課畢，就會開車來樟樹灘，就在中文大學的旁邊，有山有水。他很喜歡寧靜，我就在所居傍鄰海邊，給他找了一棟房子，每星期都會來兩三次。那時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我和你是中文大學同學，那年代未被現代文明污染，中大在山上，下來過了鐵路就是海邊，沿海邊石灘走過去，附近是樟樹灘，海浪平靜拍岸，很純樸自在，是詩人感悟的環境。你現在還住在那裏嗎？

■：我已離開了樟樹灘，卻在另一更深幽的地方——馬窩（山）水閘，並且我打算要隱居在那兒。

□：我想詩人必須身心宁靜，或住海邊觀風聽浪，或住山中坐看雲起。除了環境之美，仍須個人的思維和修養，我認識你時，是在大學的基督徒團契，感受你心的清淨靈明，並不多言，總是在微笑，一方面很有中國文化內涵，另一方面又有基督信仰的內在靈性與喜樂。你是崇信中國文化的基督徒，你的信仰如何同中國文化進行結合，並且很透徹地連在一起呢？

信仰同中國文化結合

■：山中有樹木花草，有小丘溪流，有虫魚鳥雀，這一切即是大自然的體現。人在其中，可以直接親近造物主所創造之一切，以純真之心靈去感受。王維自言「中歲唯好道」，他住輞川山中，寫出「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桂花何細微，只有閒情靜心才能感受其飄落。春夜何寧謐。忽驚動小鳥鳴叫，不是有人嚇起他們，而是月亮光出現！王維官至尚書右丞之高職，受安史之亂影響而丟官。且中年喪妻，天天焚香默坐，他篤信佛教，連名字亦改作摩詰，然而此詩已不分儒釋，是他個人「萬物靜觀皆自得」的感受，亦與道家天人融合之境界相合。作為讀書人住在山中，如果誠實面對自己，用寧靜的心去觀察自然，就不難體認道理，甚至上通於天心。

中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古人深覺天之神秘博大難測，故敬而畏之。至孔子，漸形「天道遠，人道邇（近）」，對天道鬼神「存而不論」而重人文，卻非否定之。以天之難知（天道遠）務實人世耳。老莊則視天為最高最終者，故有「人法道，道法自然」之說。聖經則明言神創造。其實聖經裏的話語對我們為人處世都有一種圓滿的答案，某些思想同中國的儒家的倫理道德和理念都有相近的內容，所以在我的詩歌創作中很容易地融合起來。其實，我的詩，你把它提高到理智（理性）方面，對我很有幫助。

□：我記得你有一首詩，其中有「霸業從來只噩夢，救主贖罪愛永留」。這裏面一定有深沉的意思吧？

■：因為通觀中外古今的歷史，那些以為可以藉武力便能征服世界的霸主，暫時擁有世界，不過是一場噩夢。我想只有接觸宗教，只有信主，才能真正救贖人類。雖然儒家也有很多教導要愛人（仁愛），但它沒有救世主，只有讀了聖經才能真正感到上帝偉大的愛心和作為，不是一般人文主義者所能達到的高度。我有時會感到很奇妙，聖靈有時也會感動我通過詩歌把事物表達出來。

□：你應該是很年輕的時候信上帝的吧？

■：是的，還沒有進大學之前我就信了上帝。那時，我遇到了一個人生很大的挫折，就是我很崇敬自己的父親，但他也無能為力去救周圍的人和國家。他是一個有著很深舊傳統的人，總想掙錢為家鄉出力，後來總算在上海發達了，掙了大錢，幫鄉親修路建築房子，但很快因為國內戰爭和政局變化，這一切都沒有了。他的痛苦不是沒有錢，而是不能幫助其他人，不能為鄉親和國家做事。後來他在香港辦廠，想東山再起，但很快就走了。這個對我影響很大，認為人單靠自己是靠不住的。當我接手生意，

而徹底失敗後，有人帶領我去教會。於是，我就信了上帝。

我是信了耶穌之後才去讀大學的。我學的中國文學，讀的大多數是中國古代名詩和古典文學，研究李白、杜甫、蘇東坡等，而基督教是西方文學，影響不多，但是，詩這種東西，不會因為影響多，就多影響，影響少就少，有時在表達的時候會靈光一閃，而這種靈感就是來自聖經教訓的，在這種情況下，所謂中國文化或西方文化，可以「左右逢源」了。

□：這就是說，聖經已經變成生命的內涵，而不是表面的教條。聖經裏是講「道」的，耶穌就是「道」，「道」也是上帝的語言，上帝的「道」已經變成你的生命一部分，而你生命中的「道」有時會突然湧現出某種靈感，這種靈感基本上跟中國文化中具有自己特點的「道」是相通的。

愛是不衝突的

■：就是相通的，沒有甚麼阻隔。我們大家都說，讀書要讀通，不要鑽極端，很多聖人講的教訓，其實就是講人的問題，是要解決人的問題，而聖經講的層次則是最高的。儒家是講等級的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基督教的神是很寬大的，愛是全世界的，是不分你我的。

□：這種愛是不衝突的，不是有一種儒家的愛，一種基督教的愛，上帝的愛是無窮無盡的，而儒家的愛是從人那裏出來的，現實上的我的感覺，我的不忍之心，慢慢地出來。實際上更廣大的上帝的愛，用我們人間的愛，就是用佛教名詞「相攝相入」，就是你吸入到我裏面，我吸入到你裏面，人的價值觀跟聖經的原理能互能滲透，就再也不需要分甚麼是基督教，甚麼是儒家的了。佛教一個是講空，一個是講慈悲，但基督教也講空也講慈悲。

■：我是儒釋道都有一點，但最終極的還是基督教的愛的思想。這是我認定的創造的主，是最高的。我在詩的表達過程中，感到是沒有自我限制的，因為神的啟發的源頭很廣很大。就像文心雕龍，講的就是神思，沒有限制。

□：所以你的詩表達的不但是哲學思想，而且還有神學思想。神的觀念在易經裏，一方面是玄妙，知機其神乎，「機」就是事物發展的開端，知道事物的發展就是很玄妙的，人根本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但人能知道方向往這邊走，《易經》的神就是宇宙的玄秘，就是要探究宇宙是「甚麼」，而到《左傳》就是神是聰明正直和壹，聰明就是有位格了，正直是道德的，而壹是指獨一的，《左傳》講神已經跟上帝有些類似了。所以中國人的神，一方面可以落到哲學的層次，如《易經》玄妙的奧秘，一方面就是中國人講的宗教層次也是一個上帝，有位格的，而且是聰明的獨一的。所以，中國的文化基本上不是二分或者哲學或者宗教，兩者其實是通起來的，宗教的上帝通到哲學上的玄秘，而不是純人文主義的，或者是反對宗教形態的那種泛神論，它可以通宗教的，也可以落實到現實中人的感悟上面。

■：就我們個人理想來說，儒家是講究人的自我完成，人德就是做一個完人。但從基督教來說，我們是神救贖的人。同時，又要將神對人的愛傳揚出去，讓神的計劃圓美地實現，這就是我們作為有信仰的人的使命，這就把我們以前講的儒家的自我完善思想提升了上去。

□：你的詩歌裏經常表達一種宇宙的情懷，我想應該同你的信仰是很有關係的。這也是基督教通過中國文化進行表達的一個途徑。

■：這是當然的。我經常想通過詩來把神對我們的恩典和異象同大家（當然包括讀者）分享，增加彼此人生的意義。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之間有共通的，當然也有一些文化的沉澱和積累，已經深入人心，所以基督教通過中國文化進行表達也是一種必要。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有所討論，不能居高臨下地壓下來，尤其是面對那些從心態上極力保護原本文化的學者，要通過互通和理解來避免他們的恐

我們對中國文化是非常欣賞的，都是人類文明最優秀的部分，當我們接受基督信仰時，我們同時會有一個使命，就是把中國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承繼下來，是要成全它，而不是去弄走它。

蘇軾深植根於儒家，復混融釋道，其詩可謂與天地精神來往。高居廟堂而別有山林清曠之懷抱，放逐江海則呈現忠義剛貞之氣概。處順逆均能隨境自適。創闢出並世難以企及之深廣詩境，具有強烈之藝術感染力。

懼，讓他們體會到這種互通一定會更加豐富自己原本的文化，而不是失去甚麼。應該明白，我們民族最早的文化就是敬神的，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得罪神是禱告也沒有用的。許多事如果沒有神來啟示，我們會很難以瞭解的。這個需要慢慢討論並彼此增加瞭解的。

□：所以基督教不但講上帝，而且更要講耶穌，耶穌是作為僕人來到人間，他有權柄，但他仍然通過犧牲自己，承擔苦難，為人類贖罪，這才是基督教的精神，這也表達了上帝最大的愛。如果明白這一點，我們也可以認識到西方也不是用基督教的高高在上過來壓制中國。而且我們也應該通過中國的思維來消化基督教，首先把基督教的排他性慢慢變成具有某一種包容性，當然包容並不等於去掉基督教的真理性。問題是當我們講出自己的真理性並不一定要說別人是不對的。作為中國學者對基督教的信仰，我們對中國文化是非常欣賞的，都是人類文明最優秀的部分，但同時也體會到上帝的救贖對我們自己的苦和罪的洗淨。

在這一方面，基督教有自己獨特的啟示和救贖，當我們接受基督信仰時，我們同時會有一個使命，就是把中國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承繼下來，是要成全它，而不是去弄走它。從這裏，我們再轉到中國古代詩詞，例如，你對蘇東坡的詩詞很有研究，能否談談看法？

關於蘇東坡的詩詞

■：我們今天說蘇東坡的詩是宋詩的一個代表，其實他是無所不寫的，有時似乎是很瑣碎，其實這也是宋詩的一種特色。其實在這之前，唐詩差不多是發揮最大了，他要另外開新，蘇東坡可以說是做的最徹底的一個，無論甚麼題材都可以寫，他本身胸懷很寬大，結交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曾說自己「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所以各種人他都可以描寫他們，這就需要很大的愛心。我估計這也是佛教裏的「空」對他的詩意境的幫助，他就是追求一種完美的人格的形成。同時，他是餘暇寫詩，反而是以一個古文家來奠定他自己和文字的地位。他才氣縱橫，詩、詞、文、賦無不精通，例如對一般詩人難度很高的奉和詩，他不但可以奉和一次，兩次，甚至三次四次五次，可以奉和許多次，而且押同一個韻，這個難度更高，除了靈感之外，還必須是博學，對字和詞的應用非常熟稔滲透，這就是學問的事情了。

□：蘇東坡詩的境界又是如何呢？

■：蘇軾深植根於儒家，復混融釋道（道家，尤契合莊子），其詩可謂與天地精神來往。高居廟堂而別有山林清曠之懷抱，放逐江海則呈現忠義剛貞之氣概。處順逆均能隨境自適。本其高曠之胸次與湛深之學養所發之詩歌，而創闢出並世難以企及之深廣詩境，具有強烈之藝術感染力。從我的感覺，讀蘇東坡的詩可以感覺他的心靈是直通造化的，他是很喜歡莊子的，可以說是同造物主相同的。說句笑話，如果他生活在今天，按照現在的境界，可能就會對上帝感興趣甚至研究上帝了。

□：我也有這種感覺，他的心靈好像非常在宇宙，好像跟莊子一樣。那時有一個流傳佛印禪「一屁打過江」的故事，我的看法是，其實佛印禪師是笑他還沒有搞懂禪宗的領悟，但如果蘇東坡懂回答，我過江不是因為你的屁，而是領悟可以過江也可以不過江，你寫放屁我過江，不寫放屁我也過江，我這過江跟你的屁沒關係。另外，他也是一個儒家，跟禪宗畢竟還不一樣。當然，如果他不回答，境界會更高。靈性是上帝創造人的靈魂（spirit），靈感是詩歌創作時的感悟。從這裏我們又可以討論一個問題，靈性和靈感是如何看待的？

對真善美的追求

■：就靈性來說，是同神的關係，如果真正接近上帝，那當然是無所不通的，很少有妨礙。但靈感往往有時會給一些東西影響，比如心情好壞不同，有時會分散，身體狀態，都會影響靈感的出現。從一個基督徒來說，如果給

聖靈包圍，充滿靈性，那個境界是很高的，但說實話是很難達到的，要潔淨自己，也要有獻身精神。當然寫詩的人一般也不會這麼高。那麼，從這個角度講，靈感就不是甚麼高深的東西了，往往就是一剎那的感受就寫下來了。靈感的層次不算很高，但沒有它，卻也寫不出詩。

□：我是這麼認為，人生裏面大概都有一種對真善美的追求，或者是一種潛能，在某一種情況下它會出來，是自然流露，不一定是靠讀書或修養，比如惻隱之心，你看到一個人很痛苦，就會不安不忍，這不安不忍本身就是一種像靈感一樣的東西出來，但那是道德性的範疇，是道德的直覺。靈感是屬於美的直覺，就是在天地之間美的中間，或者人與人之間美的關係中，忽然之間出了某種靈感，就可以轉換成文學的表達，例如詩歌的表達。至於真，則是人的純真，這當然跟詩是有關係的，當然還有一種真是有關科學的，科學家忽然之間往往也會有靈感，而想通一些過去理論上想不通的難題。所以靈感的出現，一個是人性裏面追求理性上的真，一個是美感上的感悟，或者是道德上的仁愛的流露，實在是從人性中自動出來的。如我們相信上帝創造人，那麼就會相信天會給我們人性，人性自然就會有最好的真善美在裏面。人生的意義就是找到這種潛能並把它發揮出來，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否則人只能是動物。中國文化的意義就在這裏，這個也與基督教關於上帝創造人而人有靈魂和靈性的意義是一致的和相通的。無論是從神學還是從中國哲學上，都可以從同一條理路上來理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必跟從西方純理性的路來講神學等等，也可以從中國式的情感、情懷、道德上的感悟或直覺來講宇宙的真理，這種理路就有可能同中國的思維或思想方法結合起來。

靈感是屬於美的直覺，就是在天地之間美的中間，或者人與人之間美的關係中，忽然之間出了某種靈感，就可以轉換成文學的表達，例如詩歌的表達。

Dialogue regarding poetry and the spirit

Dr. Lam Yick-Fun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Dr. Thomas Leung In-Sing (Chief Editor of this Magazine)

Abstract: On top of his teaching work in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Dr.Lam has written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oems for many years. The Chief Editor of this Magazine, Dr. Thomas Leung dialogues with Dr. Lam, talks around the topic of creating Chinese poetry and through this opening kicks off a discussion of philosophy, life, belief and religion. Dr. Lam expresses that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have some wisdom, but the final source of all that is good comes from the love that comes from religion, and he confirms that this is the fount of all creation. Dr. Lam feels that using poetry to express oneself does not suffer the limitations of being subjective, because the Almighty is the fount of all creation and is vast in size. Just like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everything written and spoken is inspired and without limit. Dr. Leung believes that Dr. Lam's expression of poetry is not only philosophical, it is theological. Christian hymns often expresses the emotions of nature, and this is another way that Christianity can express itself through a prism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Poetry, Philosophy, Chinese culture, Emotions of Nature.